

北江先生文集

門人吳兆璜
敬署

北江文卷第二

桐城吳闓生

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訖三十三年丁未凡五年得文四十七首

譯理財學序

癸卯

余譯理財學既竟喟然而歎曰烏乎財之不可已也昔者夫子罕言利仁蓋難言之也太史公以利爲亂源其傷之至矣雖然古之賢聖何嘗不以財用爲兢兢顧其學不傳於後世耳禹貢首釐田賦當時必有專書而史記貨殖傳所載計然白圭之徒其義猶可考見秦漢以後爲政者類皆分民與國爲二其言國計賡民以自予耳未有取天下之財條而理之者也夫百姓無數君人者一而已舉億兆之衆以供一人之欲何所求而不給亦何學之可言歐

視爲蠻荒鬼域者之苗裔也烏乎烈矣夫

賀先生云
奇情遠韻

先府君行述

先君諱某字某安徽桐城縣人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二十日生以第一人入學爲諸生中同治甲子科第九名舉人乙丑科第八名進士生平於制科無再試者家門世有陰德先王父尤以道義高鄉里先君性至孝於兄弟友愛無與比幼苦貧刻厲向學嘗得一雞卵不肯食易松脂以照讀書既舉進士以文學見知湘鄉曾文正公公奇其才以爲漢之禰衡佐文正幕府六年文正移江南先君留官直隸因佐合肥李文忠公幕府當是時叛亂初定外國駸駸內嚮海宇洞開風會旣一變奇譎賊幻之端皆前古所未嘗有而在廷諸臣學識不足應變多狃習常故鮮閱通遠覽之材能深察未然與時勢相推移以矯制更俗扶進國運者中外大疑大

計壹決於曾李兩相李公尤特立以當外交之衝先君左右其閒事無大小無不爲盡二公亦深相倚重舉時務機要悉以資之故先君仕雖未顯而所營度多有關於天下之大今刊行曾李奏議大抵出先君之手先君既參贊當世大政出其緒餘以爲官一州郡所至卓著名績在李幕未幾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遭先王父母喪居憂六年起復署天津府知府遂補冀州直隸州知州任冀州八年冀故辟左下邑先君振興文教英彥蔚起遂爲畿輔之冠地汙下田斥鹵不治多水潦患先君爲開渠六十餘里導積水入滏建數牖以司閉縱由是增沃田十餘萬畝商旅鱗萃民用饒給營建之初謗議紛集效久而彌念之先君在官盡心民事興學開渠其最著云好客延進後輩惟恐不及士爭歸向通州范先生當世才高能文先君致之官所傾宦囊待之恣所爲不問范先生以此

取重名於天下至於友朋危難輒銳身營救不顧計禍福利害也
又善御下有劇盜名聞遠近前政不能制歸命先君嘗得其死力
以此捕治盜賊無不效者然先君性恬退不樂仕宦於衆所慕趨
榮塗避去若浼惟文正公最知先君文正薨先君益孤立無所恃
以故人官二十年同列多躋顯要或膺方面重寄立盛名於京朝
而先君不進一階不加一秩久之卒謝病去李文忠嘗再三欲薦
先君先君不屑就也罷冀州後遂欲南歸李公切辭留之曰我老
國家艱危至此公何更忍棄我我死乃聽公歸耳先君憐其意不
復言去顧以性坦直不能阿世取容思欲就閒處以教育後進自
任乃留居保定主講蓮池書院自是迄終世先君之志事一在於
教化矣罷官十餘年深冀之民始終仰戴如慈父母歲時過從相
續先君不營生計謝病後囊無一錢有急深冀之人輒醵資集數

千金以供所需如此者前後凡數四先君雖不受而諸人之行未
之有改在保定十年以新學倡導士子風氣豁開積習梳薙士多
以英偉識時務著聲後來興事叛業者咸出其門先後立英文曰
本文學堂延英曰名人爲之教授於時外國學爲衆所未聞俗論
多震駭之者先君不爲動未幾亂民釁起日以仇殺外人爲事學
悉壞散先君又建言大府宜急捕治毋使熾大府方蘊亂不能用
先君亦以此不容於衆事急乃挈家出走幾不得免先君雖在難
倉皇顛沛而意氣泰然諷誦自若無驚遽之色也嘗避地深州法
軍略地至深已及郊矣州人兇懼欲舉城夜遁先君召集人吏籌
退敵之策親巡街市以鎮撫之卒以無事後數月李文忠來持和
議先君乃至京師時文忠猶欲薦先君密使所親相勸先君盛言
其不可勸者曰君自論病耳今將勒君使下藥當奈何答曰今代

高醫無如相國以相國所不能而謂下走能之乎吾以太平時辭
官若以危亂時起復何顛悖若是相國愛我使處一講席或南或
北當令諸生略識時務萬一爲國家收用不至愚謬誤國是我所
庶幾出仕非所能也無何和議成文忠亦薨逝於是先君決意歸
士人非弟子者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卧轍攀留徑置不顧王
寅春天子懲於往事發憤圖強謂莫急於興學詔行省府州縣咸
用西法立學堂首於京師創立大學堂以爲之倡筦學大臣吏部
尙書張百熙以學堂之立首在主持之得人親枉駕過先君客邸
堅請出相助不可則扶服以請猶不應張公不待許諾徑奏聞之
於上得俞旨賞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先君聞命猶爲書
告張公力辭殊無意應也是時中國初用西法立學苦不得要領
獨日本變法已久其全國皆設學校兼用中西法斟酌盡善先君

乃告張公願往日本訪詢學制備采擇以藉答其意張公喜諾歲
五月約裝東渡先君喜結納外國人與歐美名士上下議論勤勤
懇懇見者無不傾倒英美人林樂知李提摩太之屬皆慕交先君
美教士路崇德嘗語人曰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
及吳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曰木同文之國其人士於先君尤
親厚門人中島裁之絕海來從問學曰本人之在中國者無道路
遠近必踵門求謁丐書詩文通款洽爲榮及東遊議定其舉國人
士無不驚喜相告以爲兩邦幸名卿貴人官吏百執學徒婦女下
至竈門廝養之徒莫不爭延頸踵懷慕望相屬至止之曰長崎神
戶大阪東西京名流集會將迎者數千人皆設盛筵爲酬酢傾一
國士望以賓禮先君先君一以和恕接之言論懇直無矯飾見者
無不意饜以去咸推服欣誦不容口先君官不過大夫非盟聘專

使無覲見國君之例曰主明治特延見示敬在東京每雞鳴而起
宵旰不暇寢食考覈學事文書山積日夕應客以百十數皆一一
親與筆談反復詰難詳盡又於其間與舊學家商榷經史詩人墨
客流連文酒之會巡察諸學規制縱覽園林名勝山水佳麗之地
酣嬉極意窮遊讌之樂而公事畢舉凡東遊三月門不絕屨車無
停軌曰木賢雋望風辟易驚歎以爲天人也及旣辭歸舉國人無
不恂然若有大失者當先君東遊日本優禮殊等中朝官相顧駭
異於是有所爲蜚語於朝者其用意至佻險一二十大官和之且致不
測之禍曰本報紙傳載其語憤激特甚先君置不爲意將歸請於
筦學大臣得便道一過故里因攜日本教師一人以南爲鄉縣立
小學堂旣歸不暇問家事卽至會城召父老謀立學盡極勞瘁議
甫就臘盡始還家門中塗冒大風雪得寒疾素不用中土醫藥疾

亟自安慶召西醫到家診視已不可治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晨朝遂卒享年六十四歲先君精神純固老而不衰健步強飯如三四十歲人倉卒遭疾遂至不起蓋非盡其天年也不孝羈遊日本聞先君卒乃歸先君逝已十日旣棺歛矣哀哉先君以孝友文章名天下官深州時迎養王父母兄弟怡怡奉事無間伯父病服役左右屏絕婢僕及季父以羸疾養疴冀州家亦少豐於是盡財力所及調護之噢咻撫視累十年無一日怠忽遠近稱歎叔父官山東縣令亦苦羸疾冬春閒尤劇先君在蓮池每歲晏輒跋涉千里省弟治所舉官私事悉爲料理春盡乃還終其任不變叔父力疾從官忘其身之勞也其爲學於古今中外無不通貫要以滌民智自強濟時變爲宗蓋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號稱儒者不可勝數而真能與於學問之事者無幾人也晚近世變益亟環海諸國

競富強新術吾徒窳守敝俗尤不足與相抗先君以爲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其效必有以利濟乎當世不知文事不足以明前哲之意旨而通變以爲世用自羣經子史下逮百家之書一以文之醇疵高下裁之千秋作者莫逃其衡鑒於西人新學新理尤兢兢嘗欲擷彼所長化裁損挹以大行於天下旣不獲見諸實用乃一發之乎其文章欲肇厥端緒以下開夫千百年後聰明材智之倫庶幾有能繼起而行吾志者故先君之文歸焉關世之安危非他家所敢望所著書易經說於千古疑滯條理咸晰而文體尤崇絕門人邯鄲李景濂讀之歎曰古今惟司馬子長韓退之吾不敢知能此者無第三人矣侯官嚴復者以精通西學爲中國第一所譯書皆謁先君審定退而服曰某沈潛西籍數十年於彼中玄奧不能悉了也先生往往一二語已洞其要中外學術一貫固如

是乎門人安平弓汝恆盡棄他業專心輿地之學三十年著古今地理沿革表數十卷自以貫穴經傳於古無兩讀先君所校地理書乃咋舌自失謂盡生平所未知其博涉旁通多此類嘗以謂學術之與事功不可區分爲二近百年來惟曾文正公能用其所學樹偉績於當世門下如郭薛張黎咸得其一體然曾公享年不永不能究極未來之事變方今之世新舊乘除存亡絕續之交也立乎新舊乘除存亡絕續之交以樞紐天下之安危能隨機肆應與列強上下角逐使知中國有人斂手而不敢動者惟李文忠一人雖不必以學力與殊方機智之儔相爭衡其所獨得者蓋出天性也李公死天下空無人矣近時士大夫熟覩禍至之無日亦嘗相與痛憤太息憂之然而莫之效者非必濟亂之材無其人績學之功不足也變旣曰棘後之世必非不學無術偏長淺涉小智之徒

所能勉強支柱者非舉中外學術融會於一治以陶鑄而裁成之
未足言人材矣顧能操其柄而責之效者固曠世所希覲耳故先
君晚年所規畫汲汲若不及者尤以興學造新人材當世變爲亟
壽不盡其年時不副其志朝廷大臣方虛懷相畀士流多仰首以
託命者一旦不幸遂至摧折以死意者天之不可知耶抑固命也
烏乎其酷矣夫先君服御簡薄生平於事物無所好獨好聚書雖
匱乏輒出重金購書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釐定居恆手一卷不釋
所著書已刻者有寫定尙書一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東游叢錄
四卷其餘經說詩文尺牘日記若干卷釐定羣書若干種多爲學
經世之要先君禁傳播文字故交游罕得見者不孝將謀刊刻行
世以俟後聖君子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不孝男闔生謹述

賈佩卿云
前挨敘後

總敘極力表章而不傷
繁不隔氣真大手筆

先府君哀狀

府君體素弱而善自攝養從不輕有疾病去歲奉旨派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請於筦學大臣至日本訪詢學制勤劬將事東報嘗稱其精力過絕數人勞瘁異甚不能將息歸國後請假歸里一行沿途感觸風寒因以致疾至正月初七日病篤由省城延西醫到家診視無效十二日卯刻遂棄人世而長逝矣嗚乎哀哉不孝方遊學日本相距萬里十五日得電信稱府君疾重踴躍奔還至上海已聞噩耗當卽變服匍匐歸家距府君之逝已十日矣生不能養死不能送會不得一日盡人子之職嗚乎哀哉府君懿行碩學爲天下所共聞見獨東遊之役其盡瘁徇職以致隕身報國之蹟交遊閒或未得盡知有不得不含痛縷述以達公鑒者府君初膺張尙書知薦雖再三辭讓其後旣被朝旨乃毅然欲有以自任以

答知遇故自請爲出海之行計其時前死纔數月耳以六十垂白之年行萬里絕海之域溽暑炎蒸之際勞瘁百端初至查視學校每日輒十數區自講堂教室以至一椽一桷之微自圖籍儀器以至一名一物之細凡構造之精陳列之備無不詳加察覽曲與擊究炎天赤日之下步行數十里各校講師更番應客而府君曾無休時從者皆意怠神疲不能自振府君亦憊甚左右或言先生憊甚矣府君奮然曰吾爲國家至此殫精考覈正在此時不可不自敦率乃益振厲將事在東京日夕應客以百十數皆一一親與筆談日盡數百紙無一語不及教育事者所接亦多教育名家反復詰難曲盡其蘊客退輒撮記精要手錄成冊每至過午不食夜分不寢以爲常日本報館主筆屢用驚歎而府君精力實以此盡矣嘗獨攜一譯人往訪該國宮中顧問田中不二磨田中嘗爲日本

巡訪歐美各國學制日本教法多其手定相距甚遠府君又不肯乘馬車獨以人力車往中途路滑車子傾跌府君傷鼻血流如注昏不知人譯人大驚扶掖至近傍醫院用冷水療洗血止卽馳車至田中之宅與談辯詳甚又過教育家辻新次等數人乃歸歸後數日傷處猶隱痛也其勤事不顧身大率如此初不習日本文日夜繙閱不倦久之亦能了解在文部省聽講教育旨趣親攜紙筆與二三學徒每日冒暑往受二三小時曾不倦怠片語隻字躬自紀錄其勤懇之狀篤至之忱文部高等官相與私歎以爲所未嘗覩具見東京日報臨行過西京大學與其總教木下廣次深談木下大服退語人曰吳先生精思卓識曠絕一世日本維新之時斷無如此人才中國教育之隆可翹企也其名流推服大都如是蓋府君聲在日本旣久方其始至名公貴人學士大夫下至女子厮

養無不踵門參謁以一見中國大儒爲幸旣相接無不傾倒至極所以增重國光者實非微淺去後在舟中諭兒書云東遊三月未若舟中之閒適者其始終勤瘁未嘗一息休暇可見也歸國之時曰報頗傳口語曰本人多疑府君南歸無意復出者不孝作家書時亦言大人春秋高矣從此優游湖山未爲失計府君復書云吾此次東游日本君臣上下期望殷切如此今若不出使鄰國疑吾朝廷於義不可吾歸家小住解凍卽過上報命若不用而後歸未晚也歸里以後又爲本縣開小學堂盡慮籌畫寢食胥廢歸家百不暇問卽至會城及十二月二十九日還家度歲遂以積勞致疾以至不起嗚乎哀哉伏思府君平素神明純固交游多謂宜登上壽倉卒邁患遂至天闕天年追原其故實以委身王事不自顧惜精力疲竭失於調養年齒垂暮遂不復救揆之昔人致身之義蓋

無媿色自授職大學以來雖未嘗一日涖事而其殫精以圖學事
殆莫有過者日本一行不獨爲國家光寵其所諏訪教育事宜及
日記筆談皆已勒爲成書凡歐美學制精理大端畢具東報嘗稱
其編集精詳雖彼邦自著莫能逮今天下方開學堂其所陳足備
採擇艱難死事不爲無功獨蒙朝廷特知未及以身任職臨死猶
引爲憾事綜其夙志遺謨至可哀痛尙望達官貴顯有生平之素
者將其在東勞績及積勞致隕之由臚陳當軸俾得上達則孤露
餘生感且不朽苦出昏迷語無倫次謹縷述概略大率載在東報
爲彼都所熟稱不敢臆譏一語以自誣其死父仁人君子幸矜憐
而垂鑒焉

兩稚子壙表

犬子彘子桐城吳闔生辟疆二子五品卿銜京師大學總教蓮池

院長吳公之孫也公逝後二十日仍襁褓以溫疹殤於保定時闔
生在哀怛之中羸然未有它子念先人懋德嗣緒不應自我而斬
痛兩兒之俱不成殊惻惻不能自己犬子死五歲孫子三歲死時
吾未及見聞諸王母言長者極知愛弟弟能呼兄矣奴輩瘞之甚
薄吾聞之而愈悲保定爲先公德澤涵茹之地士大夫追維遺教
永歎慕思悼卹閔凶若戚在己今生平拊愛兩孫遺骸窆於此土
庶幾樵蘇之所不採狐狸之所不居乎此又闔生之私幸也已

王古愚
云醞釀

深醇氣韵
類班孟堅

李君墓表

余方居先大夫之喪深州李廣濂秀才以所撰曾大父事狀乞爲
表墓之文曰公姓李氏諱某字某世居深州南郊娶孟氏生子男
四曰誠意常泰常敏廣濂大父也其一殤女一適東鹿王氏公少

稟負瑋異欲奎踞當世矣既遭家禍諸父昆弟多蚤世於是蠲儒術董家政緣督成憲規鉅庠業出遷入引不匱兼羸門內會食百指勤長懷幼咸盡出誠意爲兄後年十五爲之索婦未踰年而天公乃菸邑成疾孟孺人亦以憂子死慈孤卹寡任攘內外期有八月大漸弗興道光某年月日也春秋幾十幾合葬於魏家橋自公棄世今六十年吾祖兄弟依公伯兄以成立每念先世擗艱相對泣光緒十六年吾祖卽世又十年伯祖死伯祖生子男二墨林權林女子五墨林生廣源廣瀑廣瀾廣鴻廣潭廣浚女二權林少亡吾祖生子女各二子桂林森林桂林生廣濂廣洙廣泗廣涇女二森林生廣澤廣溪女一廣濂旣入學遊京師讀書畿下一日吾父命之曰汝曾祖棄養久而無文表墓汝祖以爲嘽汝曹兄弟長其毋快先志廣濂謹志之敢請烏乎世莫不以表章先德爲本務庸

言庸行不出於鄉井而其風足以揭當時而彪後禩不佞者雖曰
至性豈不以傳之有其人哉若夫功濟天下而不私其昵道在千
秋而不侈於書雖曠代殊俗猶將尸祝之弗諼則旣無借乎表章
矣然亦安知後之尙論者循其世澤短長之效不慨然興歎於繼
述之無聞前光舊德之不足以燾後而緜遠而以為賢豪奕世之
恨也觀廣濂之追思祖德而謀所以永之者為人子孫者可以慊
然而興矣光緒二十九年閏月

武合之云驚濤怒雷鬱積骨髓一
有根觸即噴薄橫溢不能自己

記先大夫尺牘後

先公尺牘五卷凡五百九十章又諭兒書一卷五十七章癸卯夏
閏月寫訖先公所為詩文皆不寫稿輒多散佚惟與人書札每脫
稿必使人錄福備事物遺忘故尺牘較他體獨完然亦蓮池後詳
耳冀州以前所存不能什一也先公在時嘗自選一百八十餘篇

起同治十年訖於今上之戊戌題之曰尺牘佚存不孝謹遵先例錄戊己兩年九十八首以備蓮池事首尾庚子避地及辛丑在京師一百四首多亂後補苴之計壬寅一歲八十四首率東遊以後之作以諮諏教學爲歸猶有殘缺不具者俟他時葺補而駢儷公牘若干首及所得庭訓附焉先公居官旣盡心民事及蓮池主講公卿庶士翕然宗仰自軍國大謀下至州縣之政與夫生徒問學者日麇集於門簡牘往來不絕也聞嘗以爲古之賢豪其菁華皆足以涵孕千載而並世而生親接其言論風采日周旋於左右者感發興起恆百倍於凡人何則精微之所寄固有不可傳者也宰予觀夫子賢於堯舜侯芭以太玄爲勝周易彼其漸漬之深必有異於人者矣詩書所載金石所陳豈其無以相發而得之言語意氣間者視文字爲特殊淵懿者難知而親炙者易感其道蓋自古

然與先公之薨也日本之人至謂中國興亡之所繫而邯鄲李君
以爲孔孟不過焉彼豈徒爲夸乎遺書雖幸出後之人編摩所得
有無足與於此此不孝之孤所爲嗚嗚念之者也讀先公之尺牘
而追維當世若身追隨上下而親承夫教訓者其諸猶瘡於不相
知者夫六月二十二日男闔生謹述

賀先生云超曠殊
邈可望而不可卽

重印古文讀本序

往余於日本傳印兒時先君所授古文讀本逾年未行至中國直
隸學校司督辦按察使胡公聞而善之重印以廣其傳且屬敘其
意自曾文正公張廉卿先生卽世以來先君以文章之學孤鳴於
天下海內殆無和者而至先君名望則皆推服無異詞先君之學
非顛顛於文事而已固以爲吾國自堯舜以來四千餘年神聖帝
王之制作師儒長者之傳受舉凡經籍所陳史官所載風騷之所

歌誦百家之所箸錄其間鴻功駿烈瀟意高文莫不畢具學未至者弗與焉至而未深猶不及也其所爲淺深至不至不同者一於文辭乎喻之文之不知則前人之微意莫得而明前人之微意不明則才識無自而開而莫由變通以爲世用是故致用之學必基於讀書讀書之效必要於能文世運雖萬變無窮此不可以易者也三代尙矣自秦漢以來有如商鞅李斯賈誼晁錯諸葛亮陸贄司馬光王安石之倫其人操術不同其才智皆足以轉移天下有以自見而其文皆萃然躋千載上茲非其驗與至於困阨不遂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蘇軾諸人幸而得位乘時其所施爲視夫時宰之碌碌無聞者必且度越千萬無疑也文章之士豈徒然乎哉今之變爲前古所未有學固不能不變然所貴乎變者要在因時制宜鑒彼已短長而爲損益得中之道未可盡棄其所有而矜以

從夫他人也今之議者以其淺薄不根之識目不覩吾學精奧強襲他人形似師心自用造作俚詞鄙語不可聽聞之說貽禍人子弟而欲廢先王之六經豈不哀哉國立於天地之間必有其所以存而非他人之所同者日本之帝統美國之民政皆是也文也者吾國之所以存也故繫古以來國祚有遷移而文教不廢雖以秦皇之暴慢元世祖之雄強不能改也炎黃之種裔不亡文字萬無可滅理流俗一時之向背曷足爲有無乎多見其不知量而已惟不得其塗而循之則將終老而無成其畏苦之也亦無足怪今是編旣出塗轍較然可識學者專心於此不煩口力可坐窺聖哲之精微以視夫時師自營之口語其短長得失孰多焉矧其於近今新學固當相輔而行也哉胡公嘉惠之誼不其禕矣

賀先生云用歐曾體格而崛強之性

終不
可掩

譯克萊武赫斯丁傳序

甲辰

余譯馬考婁所爲克萊武赫斯丁列傳凡英人戡定印度之績略具在是矣嗟乎國家盛衰之故豈可不加察哉自史策以來凡軼與軼廢其閒者雖東西相去數萬里而成敗得失之數若持籌布迹亘千古不累黍失也英雄舉事其規模多擬乎前載亦無足怪獨庸夫儉士身膺尊顯之位威權在握曾不思振奮舉幅員廣袤之土地坐撓棄而不顧甚者求前人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故轍昭然龜鑑之在前曾不一加省取殞風敗俗喪節失權之事一一襲而行之若惟恐毫髮未備具幾微之不肖似者養癰貽毒必使唇僂及身而後已何其愚一至於此哉休拉亞度米爾雅法倭密穹能可馬諸人之敗其爲事盡同前世隕身亡國若此者多矣當時君臣苟知所做懼善維之於其始何至相率蕩覆如此乃權位

一日不去希榮固寵之習必不肯少變逮其禍之既迫徒悍然自
決一瞑不復顧卒之相與俱糜而莫之能免也哀哉英之治印度
也鞭笞踐踏惟所命其士夫持論若舉其民族之大賓之不復齒
數夷刈焉而無所顧藉者吾嘗私疑之以爲勝敗一時何貴下判
絕遽如此及循其故蹟觀之乃知其所以凌夷以至於斯者壹皆
其人之自爲而如分以呈其效焉英人初無能損益於其閒也獨
悲其威權盈握之時固宴然莫之省也

賈佩卿云憤鬱沈痛劇目怵心之文

劉雨南所譯書序

余來保定學校司劉子雨南方以通日本文任譯事性喬詰不諧
世俗而司中例故譯人所屬草必經中外人吏更迭刪訂塗竄狼
藉三四易其辭始定書成視初下筆時無復一字似甚或與已意
齟齬頗著而猶以其名冠之大書署簡端曰譯官某所爲以此劉

子尤陰噎不自得未幾棄去是時譯書風行自官司營辦外才僂士秉筆自傳刊標名字者不可勝紀也劉子且去以所私譯非官書者若干册示余曰此真某所爲當以私財謀傳之於世子爲我序之余曰甚哉才之不易也學校司聲勢藉甚大府所營新政也求譯人得子蓋暴難意子之來徒黨貧賤之士聞者莫不忻然額手以矚曰劉君爲當道所知召參新政名位雖稍下庶幾有以自表見而慰朋友之望乎藉令不然黑白不可以遽辨豈借爲發紓之便得恣其意所欲言雖上游不見重海內豪傑之士必有聞而壯之者名字繇此起矣孰謂子之不一訓而嘿嘿罷去哉伏處巖穴之士常恨不見用於世見用矣權勢亦不可遽假或噤不得施展卒至無以安其身安見窮閭牖戶之獨爲不幸哉子之不自得至欲以私財傳其書意亦奮已顧子一貧士安所藉而成此藉令

悍戾之國會何足以相制然而軌道悖義棄禮違法多行不度者
卒之殃必及其身未有幸而免者也彼小弱者橫身以當强大之
衝若魚肉之在刀俎刳之裂之無所顧忌使昧於立國之勢戾於
圖存之宜則卽亡而已矣然而操之有其本踐之有其節應之有
其方力之不足智以濟之勢之不固義以維之能自靖者卒之未
有侮焉者也蓋公法之可恃者如此然則空言未必無補於世用
而學術之所繫至重而不可忽也茫然無一備而欲援公法以自
私其去立法之意遠矣則自詒戚也不亦宜乎自擊坡侖之敗以
至於今歐洲之變多矣凡擅強兵自恣者初何嘗顧慮公法而公
法之效自行乎其間理與勢相權而得失之數始備焉此爲公法
之學者不可不考外交之事實而外交史之所以作也且夫前事
者後事之師也更變多則慮慮深而立謀也慎無所因而運其神

智者上也其次臨難而思之則過亦鮮矣吾讀此書竟卷無在不
與俾士麥相遇而吾才與智皆爲所攝時相導以不能及者焉歎
乎彼獨非人哉甲辰四月記

賈佩卿云有長
江大河之觀

送杜顯閣之日本序

吾黨杜子飽學而不用垂四十而日本遊其友闔生送之乃言曰
偉哉時乎遊日本者眾矣佚虧佚成佚苑佚搯佚鳴亦蠖屈
亦鳶騫疇市而不讎疇揜而益光疇尸而有綬疇劬而不糧疇褚
而未出疇褻著而亡雖賦之不齊豈不有其時哉方其遊也故指
以爲徑也遭者捫而益近菴者轉而之它効者躅而不卒漱者踐
而不移奕者徻徻以進倪者跣蹕以疲翥者軒雲漢偵者踣陂陀
而彼是分焉不獨於日本然也以居以游以遂以求以主以奴以
虜以侯爲逐鹿爲射蜚爲跋扈爲突梯爲力役爲參謀爲濡需爲

卷婁皆莫載乎此矣夫時之爲道也可致而不可卽可邀而不可
跡如浮江之魚不期而來就之而轉逝也如雨霽之稽疑以意逆
之而輒相肖也如金珠幣財汰者時有餘而遴者恒苦其不逮也
然則趨時未有徑也徑而獲者必憺忘其趨者乎今往者數輩要
不能無所晞子獨寓而娛焉子殆侘於獲者哉雖然時之順逆吾
不能爲子億也抑詔子以忘趨矣夫何適而非時乎可用贈

賀先生
云環璋

詭諷

送籍亮儕之日本序

大厦將傾持方寸之木語人曰我將爲楹不如摧之之愈也降雨
旣至覆一簣之土語人曰我將爲隄不如決之之愈也今天下之
患亟矣箴其弊者或曰無才或曰未學二者斷斷而未有已吾以
爲天方難必有其已之之術難之未作常豫儲其已難之人率

神明之胄而夷焉必無是理也天地之大何患無才乎往者周孔之教詩書之澤不足維斯世矣西人之說之入中國者三十年邊徼之士手詰屈而言侏儻者十蓋八九也東人之說之入中國者三五年膠庠之士涉象胥而參政法者十蓋八九也今者州縣皆立學堂後生咸就新學學如是是亦足矣其可以無譏矣然而治不興而弊益甚者何也學者非其才而才者未嘗學也意者天之所儲以己難者猶未出邪抑英雄之才固不得於塵埃困阨中而物色之邪顏淵曰舜何人也光武曰安知非僕世遂無勇於自任者疇乎籍君忠寅才而學者也百家之書旣無所不究切又以爲未足踔日本將久於其地而察其制治之端焉吾雅知籍君聞其行爲之奮掉而不能已也將所求而不得者君殆其人乎雖然起衰球敗之功非可苟焉而已君信有意於是是行也羲皞千年之

故鬼固將怛忽從之矣一息不自策必有從而謫之者籍君其可

不勉哉

賀先生云過奔放之勢而隄防之乃益激發其光怪收句險語破鬼膽

贈某生序

馬之材一日千里閑之以苑囿縻之以羈勒臨之以棰策而後先之以造父無郵之倫夫然後得盡焉不能千里者五百里不能三百里不能且百餘里雖百餘里亦行也惟其材然也不及千里者不十駕先之矣雖然其馬也而後然也未有驅牛而閑之者也未有繫羊而御之者也假非材而冒焉斲勿顛仆宜不獲安問近遠哉惜夫芻之糜也士之志於用者不亦視其材乎某生學於日本歸假而於余余以生材者千里百里恣所到下不汗於牛羊之羣爽矣如不言其不及者誰不於生乎慶之

賈佩卿云奇古似諸子

陳節母傳

節母生伍氏年二十歸邑中陳九年而亡其夫夫比歿扶將起憑几揖節母進曰吾田薄卽死兒不能讀書宜業賈汝拊兒若女及成立幸不自裁吾藉不朽矣夫歿節母欲殉不得挾子女走母家三年每念其夫必出門倚樹哭兒大念讀書力不讎或以賈喻節母不可奈何中夜悲泣自哀目盡霧母家益落還歸晨曰晚絲叔苴築滯親百辱齧糠糟以救其子學焦思潔殮以供奉師儒通六七年他日兒誦唐人詩有脫漏不及察節母大恚曰若恒日讀盡如是我徒望若也撻之危死涕洟不卽飯三日兒後娶婦死復娶女子長擇士且嫁殤節母一身所周旋也其後鄉人齒狀上博旌於朝又幾年節母年五十餘所救兒彥韋學有成游畿甸持狀視闔生請爲傳論曰婦人烈耳乃若蒙屯難提寒門孤子不劫撓卒底成所學解地下幽憤如節母之爲豈不難乎世方重女教誠樹

節母志行徇天下人母人婦誰不振動感激思家門至計礮磨夫
若子觀牖聳切箭拔芄興凡人束脩競立胡強鄰外患之足云非
然者一女子之行誼而已獨斷斷侈述之云何

王古愚云此文一意橫行其傲兀全在氣骨收二語

如解行紙上沙沙有聲它家之所未有

西史教科書譯序

自學堂之制立而史乘之學列於教科員興之大不可以一方自
域於是外史與國史並重而私家傳述淵懿爲難信乎不可無官
府審定之冊也杜子譯此書條理完密文字亦優勝學堂傳習當
爲善本矣論者或曰西史之爲說多於吾國情不合非後生所宜
習是不然夫其所鯁鯁過慮者非民權革命之謂乎曾子固云君
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然後以禁則齊使民權革命
之說果足爲害斯世固當明辨而去之未宜遏抑不申而遂以爲

得計也且其事固無足深異天澤之分君臣之義尙已革命之事之非常所不待辨者夫民爲邦本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民爲重故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聖賢之書具在豈必西人之說乎西史之革命與中國之嬗代何異史家之於嬗代固未嘗諱之矣至於西人之所記則相與囁嚅而不敢道若惟恐揚其波而助之燄焉豈西人之稱亂獨有可解之說乎何不察之甚也歐美之立國多矣其中變爲民主者一法蘭西而已若夫美洲之國初無可奉之君主勢固出於共和若英若俄若德奧意諸大國皆各戴一君未嘗立異叛逆非常之事豈有無故而致然者哉且中西之治其本不同中國之教化興於上自伏羲黃帝以來歷代帝王垂制定法以利其民而民從之西國之教化興於下希臘羅馬以及近今諸國未嘗有聖君賢相之治也而其制多民之

自爲此民權之說所以起也中國盛時人習耕作仕學以奉君上
竭思效職以自善其羣其所有權視西方自由之民何異而西人
獨斷斷以民權爲說者君與相不能澤其民民必攘臂而爭之故
缺其權而勿失君與相誠安宅其民民將生息於無爲馴擾於無
競故享其權而不知苟不失其政教民權之論固無自而作也而
何有於深閉固拒之爲乎余竊以爲世之惡民權革命者多不揣
其本末非止亂之道故掇而著之弁言甲辰八月記

賀先生云其言未出世未當聞此言

其言既出世不可無此言此文殆足以當之 培新案前清之未防邊革命甚力然愈邊愈甚先生此文亦救時之言

尙書讀本序

乙巳

先大夫文章之聲傾動海內外而尤自負所說經以爲過於爲文
所著尙書故於古今衆說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而獨由文章之
義法以推知古聖之心旣卒業又最取大旨就蔡傳本勘改以授

兒不孝旣刻尙書故於全書因取蔡傳改本印行之名之曰尙書
讀本蔡說之不盡刊者亦附著焉蓋尙書故體裁闕大徵引浩博
爲傳世行遠之大業而茲本簡明絜要宜誦講後生循習尤便也
維中國典籍最古首尙書二十八篇帝王所留貽大經大法精意
微言存者具此矣經歷久遠文體遷異雜以僞篇世莫復喻義指
之所在非學足以知聖人其孰能與於此今外國學盛行輕率者
爭持裂冠毀冕之見新學毫毛未有得而中國固有之菁華乃一
切甘心傾棄而不顧此變端之最劇者繼今以往其遂習而忘返
乎則亦已矣如有一日悟末流之積弊慨然有追復太古之思嚮
學之殷必且百倍於疇昔徒持蔡氏之舊編不足以饜人人之望
然則是書之出其烏可以已乎願與當世君子不以離經蔑聖爲
務者抱殘缺以待之而已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元日述

賀先生云
闕括簡峻

謝河堰黃氏族譜序

謝河堰黃氏本姓吳居江西鄱陽元末遭兵禍與鹿城黃氏有連
往從之居始襲姓爲黃至六世益蕃遷居謝河堰至十二世宗大
盛甲科競起始立祠爲譜譜旣具其後凡六修及光緒三十有一
年其老人子弟以書介其族元吉而西邑人吳闔生爲之序闔生
嘗讀先大夫所爲黃氏族譜序載鹿城黃氏事本末甚詳蓋徐壽輝
之亂黃圖死鄱陽其子避之桐城時天下大亂民多結堡自固圖
諸孫鹿尤驍勇因築城名鹿城鹿城之黃所自起也是時黃氏獨
足自立謝河以隻身往歸故襲用其姓六世而後遷又六世而有
譜雖不復故姓而不忘其所出不爲鹿城黃所掩卒之人文彪炳
蔚然與鹿城並箸焉可謂盛矣天下旣亂平時相維相繫之紀綱
一解而不可復紐黠者乘之以爲姦利民生命不自保惟才力

優勝者稍得摭拄於其閒然非獨力所能持也其始也必內固其
家族旁逮乎姻黨鄰里漸推而勢愈盛焉蓋死生呼吸之際合則
存否則亡若是乎羣之不可不重也今西國學大行羣之有益於
國家昭昭矣獨山川阻深之地或未之能悉而大江南北宗族之
相結其誼甚厚其制甚密揆之西人之羣法殆無毫髮憾此天之
所以資吾國也雖然今之世非復元明之世也及其旣敝欲以區
區武力強維之未有能倖者矣朝廷慮難未形凡新法之利吾民
者無不盡鄉里先達深察未來之變而策羣力以圖之必有憬然
蹶然翹忽不容怠己者豈得託於苟全亂世之策而謂可恃以爲
常哉

法律學教科書序

余旣譯法律學教科書乃爲之序曰盛哉西人之以法治國也綜

其用法之要厥有二端曰維繫治安使人皆有秩序曰表章權利使人知所競爭斯二義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夫秩序爲治平之驗從則平危則傾此古今中外無以異者古之聖王兢兢以禮讓導民以仁義孝弟之教爲民之大防凡以爲此而已而西人顧率之出於競爭何也曰此西人之所以強也蓋生人於世不能無所利而苟其力之所幾及尤欲據有其權若此者人之情也權在則爭爭則亂釁起而秩序壞彼聖王者固逆慮而欲防之矣然終不能以天下已然之勢而劫生人未發之情此所以仁義禮教之行數千年而篡奪之禍卒不絕於中國也西人知其然也乃一舉其所利而散之凡其權之可分者一斥與之不少恠使人人還顧有以自足而無餘望不及者益獎厲鞭策之而督之進焉而民氣昌矣是故生命有權而生始重矣財產有權而業始厚矣身體有權

而居始安矣名譽有權而行始厲矣猶以爲未足也有言論自由之權著作刊布之權書札秘密之權集會結社之權選舉被選之權參與政治之權苟不背治安之秩序無不恣所自爲使視國家之繫於己一如身心性命之不可須臾離而國家資以爲安焉天下之治莫大乎資民以爲安人人以國家之利爲私利而出死力以營之何內憂外患之與有歐美國勢之駸駸日盛而不可抑遏者其不以此也哉然則爲之上者如之何曰上之權自若也法學之義有權利有權力權利者夫人之所共有而權力者國家之所獨有也利不能自存以力爲之衛而後固故凡民之所有者其視上蓋懸矣雖然國家非舉其權力而絕之于民也人莫不賴於權力而力之所由出不容不尊是猶夫人所共有者特舉而寄之國家所以尊之而已國家者固人民之合體也是故有犯國家之權

力者不啻取夫人之所有而壞之不啻戕賊夫人之生命身體也
皆將捨其身而殉之矣民皆捨身而殉上上之尊且固者爲何如
故曰人知競爭而後可以維繫治安者此也夫先王之道必揣乎
其本而西人之治一循其末而導之此其趨絕異要不失於治平
之軌一而已逐末之久有習而忘返之虞故西人之語曰法律之
旨曰益明道德之風曰益墜其有慮乎此矣然而非善惡昭然
於人心之公者中西固無異說焉彼假法律以行其姦者又豈足
以自存哉若是者固非道德之教所能範也况法律之與道德固
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乎今天演大明存亡優劣不能不出於競爭
之一塗章章明矣茲學之見重於吾國亦士君子之所不得已與

乙巳六月記

賈佩卿云眞力
彌滿磅礴渾雄

寶方伯棻五十壽序

代

光緒三十有一年七月直隸布政使寶公晉壽五十薦紳先生與屬官之有職於學校者謀合詞以爲壽某維國家方厲精爲治登庸忠純良賁之臣而公以崇積勛闕承宣天子威命爲九州方伯師長吉日嘉會率百僚雍容歡譙以鳴盛世豐亨豫大之休所謂吉羊善事者也蓋大臣之動靜休戚關乎國運規時者不必毛舉政治之得失旁徵泉野之謳頌以爲康平屯塞之兆也一躡足乎廟朝臺幕之間揖遜乎公卿百執之旁而其氣度之濶隘固已隱占而默識之矣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當道得一賢則海寓之風會胥以之潛移而翕向焉豈非人情所甚欲者哉始公奉職戶曹綜覈財賦秩有條法時海西富強之說未大流入中國公神思獨運以爲政莫亟於生聚欲開源尤重塞流竭忠爲朝廷惜財凡可歸諸公者不銖黍散失在戶部二十年三以功記名以道府用

天子知公韜於理財特授四川東道調江西督糧道一以權稅
委公旋升按察使就遷今職舉首善之財政而授之公蓋聖世選
賢與能不苟如此世運日進則用財之塗日宏歐美文明之國皆
然昧者故未之及今大府仰承上旨練兵興學而學校待費尤亟
公急民之急雖心違力絀籌筭不煩環觀境內大小學校之建置
厲學興材之所出一食公之賜也學事員吏祝公眉壽尤懇至而
不已不亦宜乎繼今以往公益覃思孟晉造福茲土因起當封圻
之任大擴富國之功能使利之蘊於地者無不出滋財益厚用財
益充既富矣而後寰宇優強競爭之至計乃得從容擘畫而無失
策讓步焉則公之壽身以壽天下者彌遠矣又豈獨異日儉德之

可風也哉

賀先生云從容莊雅其意
所厝注具見匡時偉略

送陳伯平廉訪按察安徽序

國家用人之法承平則一襲故迹而危難則多決輿論方其無事
上下恬嬉於無爲卓詭之才類無由以自見而在上者亦無事廉
而獲之也故干祿之士得循序坐進而事益隳壞不可爲及其既
迫愈無術以招賢惟視輿論之所趨而與之矣世論之卑不足怪
獨使一時傑士劫於形勢至不得不貶屈節概以干時則賢豪之
進取益難而風俗之日隕爲愈可慨己長沙陳公英壯時固己爲
御史有聲天下旣而守郡於外廻翔數十年一時貴仕於公皆爲
後輩戊己以還事變多故躡進者益紛沓而公始以兵備道攝直
隸按察使居數月卽真安徽閩生以故人子謁公保定於公之行
不能無怏怏也今之持論者其別白人才輒爲新舊學之分年齒
壯老之辨彼見夫向者樞要重臣之所設施不足以前禦禍患於
是以其耄耄爲尤謂固不足與於維新之業也夫近頃之變固諸

公與少年輩之所同矣而艱難密勿大老者尤悉其竅要豈必見之不若哉當事之難有卽之而後知履之而始無如何者無其責而恣爲言故易耳若夫沈幾應變轉危弱爲盛強此別有能事非可泥於新舊老稚閒而貴下之者也芒不察其人之本末第齟齬於形迹之閒何其謬論者與今天下大政一資後進之爲新學者有年矣而未嘗異於其朔也而公以耆年宿望鬱鬱於此時日未幾獨矧立法政學堂冀以強鄰致治之功能淑我學子效雖未及見其志意所措注亦足以起天下之衰懦矣以視夫新進小生塗澤尺寸務虛聲而昧實效以邀功自喜者反不勝乎公之行也多以文爲贖者闔生不可已顧公之意不屑屑自白而闔生之言亦無以信於人惟獨以爲國事至亟如公宜在大臣之列而時論者未之能察闔生雖不足言言雖不足聽也固當率臆而陳之

賀先生云譎岩

送某君之山左序

曩余爲馬喻貽某君嘉其於日本學亡何山左帥歆其譽辟之以爲學師始聞之瞿然驚已而欣喜以笑君其立于茲矣初君一寒畯出遠國累四三年以畢其術立名字世固嘖嘖多君繼今以往攬事柄而有以爲余將益爲君信也世變日以棘當事者無小大一不以身親甘苦覲有所成熟徒沓沓觀望不以職任不稱績不白爲媿互持同列之媒忽意曠不踰己以相薦慰委軀殉毛髮利不顧問川岸之移易也泊禍之切乃傾一世人目昇天下之重饋之東遊之學子而思卵翼其所寄固其勢然無以易之者士患不及時耳躡羣望剡鋒穎犇難如君等比者洵一時之嘉會矣誠能各揆其涯量務踐實以程所足用矯選奕猾撓之積習築堅貞不拔之基雖名烈不赫赫炫受福者必百於其舊向之舉爲不虛

矣聲焉而不旣其施華焉而不食其實鬱鬱焉無所展布於天下
天下且曰東學之利中國不極熾於茲曰二三子亦無異於人之
爲者而謀救時之策者益不得其方斯行也吾甚爲君重之

賀先生云與折

鬱盤竟似韓公晚年文字

先大夫弟子籍序

某年闔生有事直隸學校司今侍郎五品卿翰林嚴公來督事旣
見公揖之進且言曰子之先君子以學問文章施教此邦者三十
有餘年晚來蓮池門下尤盛今散在州郡著者凡幾今不著後當
然者幾其爲我籍之且次其學行庶無失諸它日闔生敬諾退悉
其所憶者具如左敘曰烏乎才之難孔子著之矣昔者文中子之
設教如房魏等比皆出其門下可謂盛矣夫子化於鄒魯三千七
十之徒豈文中之所能望而出而周旋衰周之天下無一焉非用

不用之辨與先公不得位於時功不見於當世所自託以待後者
惟教耳其所以爲教與學者奉其教而自治者具在至異日效於
時者如何則非今所能槩也甚矣世之爲學者病也不曰滯而不
移則曰偏而不舉古與今異宜通乎古而昧乎今則蔽矣文與質
異尙肆乎文而齷乎質則疏矣體與用殊功醇於體而駁於用則
屨矣若是者皆非語於學者也先公之爲教也以緩急有濟於世
爲效而其教之之術厥惟文章文章者言語之科也言語之效於
濟世疑若相懸矣然幸當時無事耳一旦驚叛變起智名勇功之
徒掇拾補苴不遑相救邦國之寄生民之依必資乎通達時變而
持大體者苟有其人其所爲必尤審詳於事理此可臆而知也夫
欲通變明體而審於事理豈有過於治文章者乎所謂學者植其
基斲其材俾足自立而有效焉由是而其變萬殊後來之事不能

逆億而悉盡之也而要有所以待而不相妨異日之張微志而特起者其所能足以相耀相尊相資濟者夫何可勝道要皆有以擴其量而充之推其效而遠之者焉苟非命世闕達之材皆所以資我而非代我者也有能代者起從而從之亦無難焉嗟乎世之君子不求所以應變持危之具徒幸急難之未至挾其逢俗干時之薄技而以與夫劬學之士競聲譽於庸熟耳目之間抵瑕而蹈隙望影而訾音此古今文質體用之說所以紛紛而不可究詰者是故患無學者耳世之病夫學者殆未足以爲學之訾也雖然學者之志驚其極者也士之材不同量或過焉或絀焉或奮焉或伏焉微獨微辟不及也一一羅之劑其能而授事而效不效之數且百焉雖專用人之柄者蓋有不能盡者矣公之徵斯籍而計無失其意良厚顧今之論不必當且合有當將於盛悞奚塞乎祇自述

其所見而已籍曰士之放者或恥言科第蓋薄其術也夫用必有階而科第其著者獨奚薄乎爾且術無不可也往者科第之術其違用絕遠矣能者猶兼之矧今且壹乎籍科第顯達者若干人以矯高論焉有不屑用者輒詆用者以爲快故貴仕之謗視科第尤高顧用者何必皆罪且非繇其道無以矯之矣安得相棄乎况在吾黨籍仕宦遂者若干人先公之於士莫不刻其用而未輕以能予人蓋教者因材施而其材則天也籍有幹濟之略者一人用儲於文學不至不得也皆至矣而其成異則天也於是有逃之者矣其不逃者則同矣乎曰未也然而可以觀矣草臭木華山騰海泳造物時構一奇而文家具之何其瓌也嗚乎徒觀而已乎籍文采爛然出眾者若干人用而無以名庸矣不用者其闕邪將闕者遇而不闕者情邪或發而爲言或抑而爲悃或小試之指爪之閒

或引之於遼永一而已籍有經世之志者若干人時亟矣有事不
亟之業者何也蓋忍而不能捨者也其人之深矣斯絕學也絕而
不爲則竟絕而已矣不亟云乎哉籍中國專家之學者若干人志
焉者尙已徒志可乎曰知之爲亟知非志也而烏可以不知也籍
通達時務者若干人用不可必而有可必者凡孚於用者必言行
之無類者也行可勿重與籍品詣粹白者若干人世之言用者舍
游學外國無取焉覩其弊者或疾之皆非也旌其今以俟後云籍
游學外國者若干人凡籍若干人舉所憶以言不備者更詳之桐
城姚叔節先生園生童子師而武強賀先生所從受業爲文章者
也皆不敢載焉嚴公嘗在門矣茲籍所以呈也亦不載乙巳秋七

月謹記

賀先生云不學韓柳而
曲勁之筆適與相近

女子如意壙銘

余既連喪兩子其後得女子如意生絕慧吾母篤愛之數月而能
行期而能言解事識人意擬五六歲兒及期有八月而死哀哉女
初感寒熱嘔泄小恙耳既而十餘日不瘳不能眠食飲療治之百
方不少艾益劇遂不救既殤而吾母髮盡白也天欲以殃咎警余
而僅奪是區區者不可謂不幸而女適丁其際酷矣吾尤惜其有
成人之符而不能達也壙之於其兩兄之次而銘以識之曰

三豕離離兩角一羈羌有慧而無年以相與哀土於茲豈不有命

其又能無悲歎戲

王古愚云此篇較兩稚子壙表體變而文之雋永則一皆集中上乘文字

李太孺人墓誌銘

庚子之亂闔生從先大夫避地深州寓南郭李氏李氏太孺人召
其三子訓之曰吳先生當代大儒始官此州治書院吾父實與在
事嘗私歎先生學行冠天下莫能及吾熟之久矣一見猶榮矧列

其門乎今辱至吾家大幸汝曹謹奉教毋忽吾竭力佐若等猶思
不得當也使三子曰視寢膳孺人親治具必潔必精先公安之忘
流離之苦先公旣去深吾母率婦子猶寓李氏起居薪廩之費一
取資焉期年而後謝去孺人猶揮淚不忍別云孺人性樸敏始嫁
以事翁姑病著聞夫常募蚤逝勤勞家政自嗇而豐塵垢積衣衷
至不辨其縷刻其子尤篤新學起庸眾多眩駭失措孺人獨曠覽
世變使其子遊學外國冀淬厲爲國材用時以不稱意爲恨見於
色辭烏乎人莫不愛子而能成就之者鮮孺人之督其子者賢有
識之丈夫猶或不逮而毅然出之而不疑可謂難矣孺人以某年
月日卒年五十六子檢出爲兄後楷杰並州學生遊學日本孺人
之父濟南同知諱九彰先公治深州書院時所委任也前葬楷等
以狀謁銘闔生於孺人其何能已於辭銘曰

鬱賢丈夫之識以作婦母破頽俗所驚難以馳其子胡不壽考俾

既厥美庶無効其德教暨世世

賈佩卿云文品清冷如秋水不染纖塵大難大難

戴定之病牀日記序

庚子之後國家新創於外侮士大夫淺知時論之蔽稍稍講求西國法或爭涉東西洋求新學以謀進化數年益盛前後至萬餘人而戴君定之實以辛丑八月東渡於游學生中發軔最早比歲以來朝廷新政多取材游學之選躁進者經歷未久亟入大學一二年遽歸國以求薦用君獨以爲學之不足無能有所措置自普通學入高等學校冀循序以躋大學勤勞得肺疾未肯輟業今年夏天子以大臣薦於保和殿面試日本游學生二十餘人予出身官職各有差此二十人者大率與君同學或在其後而君不幸旣以歐血死矣哀哉初君始病就醫院療治病閒敘次日記以慰其大

人凡若干萬言論得疾事曲折及病牀調治之法東西國衛生學
理閒涉爲學經世之要識解通達志意軒然讀其書知爲劬學近
道之士也自游學寢盛以來士林中別開風氣蹙本汨原之論愈
出而不可窮憂其弊者乃倡爲主輔體用之說以掇之似矣顧徵
之於實則爲效甚難學校課目已繁其於舊學故不相入欲並責
之誠亦有不暇不得不畸重者勢也然而其弊固如此君故有見
於是操行之刻蹇然出於其類求索新知之暇斤斤考古而不厭
績學持身兩優並懋欲以躬行之則標一幟爲天下倡學子駸駸
知有君名矣乃卒以精力不逮中途殞折而死然則新舊故不可
以合并而君之死乃其所自致邪烏乎此豈一人之私慟也哉君
諱麒安徽天長人死時年二十一所譯書有英國史動物學化學
教科書行於世病牀日記一卷闔生勸刻行之且爲之序光緒乙

己秋七月

普通教育論

在學校
可作

異哉方今言教育者所謂普及之說也若修身若歷史若地理若博物若圖畫若手工若體操皆取其極卑淺者爲之稍涉高深概置弗論綜其所有不足當中材者一二日之研究卽盡窮其蘊於學問之事曾不足以盡其分毫而舉世之言教育者皇皇焉惟此之爲務州縣徧立學堂集學齡之兒童而以是教之行省又立師範學堂集成年之士而以是教之以俾其轉教學齡之兒童嗚乎國家興學之費行省以十萬計府州縣大者盈萬小者數千糜財耗力如此所冀得之績效僅如是而已乎溯厥由來則教育普及之說誤之也惟其意在普及也故務卑而勿高務淺而勿深務近而勿遠庶乎人人易知人人易行也而曾不計其效之何若噫其

惑已夫教育之所以普及者勢也勢也者不期而然而未可以強致者亦在用世者善蓄之於平時耳今建瓴於高屋之上集盛溜而下注不終日之閒庭除皆滿使三尺童子持徑寸之勺步步而濡之則徒勞而鮮益夫才者之於不才也能者之於不能也智者之於不智也此其勢如疾風之御敗籜驟雨之潤枯槁也一縣之中有一能者焉上之人又從而隆異之其不羣而化焉者鮮矣縣之中有一才者焉上之人又從而隆異之其不羣而化焉者鮮矣得一人尙爾而況多於此者乎今盡一州縣之力設一學不過容數十人若集學齡兒童而教以卑且淺近之學微論其不足爲學也藉令此數十兒者皆有學一縣之中學齡之兒何限區區數十人遂足以爲普及乎若就此數十名額拔取一縣之材儁以高深遠之學理詔之及其成功一人有兼越數十百人之量一人有

化育數十百人之資而其一縣之中無不盡善者矣此眞普及之道於國家興學育才之意庶乎其有合者也或曰今州縣之所立小學也如子之說非小學之事矣曰州縣當立小學此誰之說乎今文明諸國大學以十數高等專門學無數豈有一州縣之大僅立一小學者今州縣之爲小學自京師大學行省高等府中學而遞降及之蓋循其分言之耳至其程度則爲大學爲高等專門學固聽其自爲也若夫童稚之教育則宜三里五里一村一鎮徧立之先教其數十材僇者及其成功委之此數十人可以不勞而理矣曰今之言教育者惟其卑且淺近之故教者易爲施而聽者易爲受也且辦事之人皆得奮其才智以經營於其閒子以高深遠者易之皆將睥睨莫知所措矣安望其能推行乎誠若是是非余所敢知也已

書隱先生傳

先生名汝恆字子貞安平弓氏於先君門人年最長少先君僅二歲北方自顏習齋李剛主以躬行立教承學之士多化之者而先生生平尤廬廬於掌故先君撰深州風土記搜訪事實先生襄助爲多又以爲古今傳記輿地之沿革錯雜久矣學者大率略而不詳不足據於是箸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自漢以來歷代疆域廣陬郡縣建置移易苟有所見及爭訟不能決者鉤稽條列必得當乃止窮年矻矻遺寒暑窮餓人事之擾一不顧先君嘗歎曰居吾門下能爲專門之業者子貞一人而已吾嘗至其家蕭然一榻圖書滿架不知世變之亟也自題其室曰書隱廬因相與尊之爲書隱先生烏乎學不可苟焉而已古之成大業者類有艱阻絕俗之行彼豈樂自苦哉非是不足崇其業也晚近士習益媮以舊

學不足持世變也爭刺取海外怪奇駭異之談以自矜號爲新學夫海外之學豈不足以相資濟要其成功必有精思果力挂其閒而非可以輕率當之無中外新舊一而已古人立學以詔後其事至難後之人不忍從也相與捨其本而靡焉其學乃敝不可爲敝之旣極反以古人爲詢病而鄙夷之唾棄之而於所謂新學者不肯少致思力猶若也徒以爲衆人所未習而夸示之曰我能是而已三數年來學術新舊之名雖變而究其所以爲學者蓋莫忽無以異於其朔也此雖盡取東西國之良法美政厲行之其無少益於國家亦明矣考先生之業以今日士論衡之幾何不謂爲無用者顧今之學者於其怪奇駭異之新學苟不痛洗夫爛漫之積習一歸於專精敦篤若先生之所爲而能有濟焉則如先生者誠可謂之迂疏無當耳然而學者其果何從也

賀先生云用半山拗折之筆而展拓其規模使讀者

暢然
意滿

約章成案匯覽序

以下山東
幕中作

古今天下之大勢何歸乎一歸於法治而已矣生民之初爭攘噬齧爲純任天行之世有人治者起鉏其豪暴卹其寡弱立爲典章條教於是國家之法制興焉國與國相遇其勢又不能無爭爭則天行起而人治廢識者恫之於是創爲萬國通行之公法舉小大強弱萬有不齊之邦域一以造物之公義裁之使國際往來一若家人之相與恩怨報施各有其分而不相凌越庶極治功之所至熄天行酷烈之威事雖未大著其立意可謂深美矣信哉立國者不可不明法學之意也中國自開闢以來雄據東方大陸文物聲明旖被海內外歷三四千年自封內割據外未有交鄰結約之事其間西方大國惟羅馬聲聞最盛差足相抗海山邈絕欲接無由

曰耳曼民族既分王羅馬故土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之屬益務遠
出拓地於是兩洲聲息胥嚮通矣輪舶制與萬里鄰接歐人足跡
遍涉非澳南北美諸洲乃鱗萃麋集於華海世運之開有天意存
焉非由人力也吾國開關之始士大夫狃於聞見其視梯航而至
者一居納款稱貢之列交接之儀輒不屑以等夷相待外人引公
法爲辭謝不肯應其後屢經懲創不得已曲徇所請以附之所失
滋多欲返據公法以自全而已無及矣故國際共享之利我獨屏
不得與而中外交涉之已事大率蹶敗之蹟焉勢之所趨豈盡謀
謨之失哉今之談者稍涉西儒學說輒執條約之文較短量長以
恣其譏議此事後之智耳使當風氣未闢之先驟接夫髮鬢梟聞
之倫眩之以膠盞之文加之以敗屐之後其果能從容擘畫參稽
得失使釐然各當遠勝於今所爲邪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

履也日本初訂外約其規畫盡與吾同乃者壹意維新國制軍政
人才咸蒸蒸日上西方先進之國莫不整容起敬遂罷居留地制
度及領事裁判權近且戰勝強俄爲世界第一等國而吾國議加
稅則及收回法權之論亦屢經列邦允許顯列於條文士君子苟
能淬厲圖功爲國家修政經武使聲光蔚然視列強而無媿色譬
諸鯤鵬一息萬里向之施尉羅於藪澤者夫何足以控搏公法者
固視國勢之強弱以爲轉移者也況乎條章規約之因時而制宜
者乎然則有志之士關心君國者無亦究明中外之勢以爲淬厲
之資徒斷斷焉警誓舊約無爲也雖然條約者所以昭信守也異
日聲稜夔出固非陳跡所能限若艱難圖治之初則當兢兢守之
而不可以稍軼者矣講時事者自非明習成案何以補偏救弊而
盡推行之利乎此是編之所以作也謹而持之以謀其便化而裁

之以會其通國運之興將必有賴於是焉是所望於來者

贈英國駐威海軍官駱克君序

代楊中丞
丙午

自古豪傑之士不惟功烈崇也卽末事餘藝亦非恆人所可及者昔者擎坡倫爲歐洲名帥而法律政治之才並絕倫等曾文正中興功臣而道術文章突過韋布顓一之士彼二人者委身當世之大任講學之暇日蓋鮮矣而兼營並苞成就卓卓顧如此此豈可以常論測哉海通以來功名之士曠意遠營而學術之擴張益非故轍所能限故英雄之能事亦視古爲彌難英國駐威海軍官駱克君奇偉非常人其國家委以東方兵事所任甚重而君多才廣識尤淹通中華之學文辭歌詩無所不究曉外人之習吾國事者莫能逮余嘗深器其才雖然由今以前君之職固猶所謂煩劇之任也比者邦交輯洽內外驩樂無事列國客軍在吾境者已後先

相率解去英國之視威海亦幾若刻舟之故迹議者嘗惜其虛耗
思欲罷戍歸國以敦情好君以遠絕之才當和平之會優遊閑暇
益將肆力所學研窮四千年來古國之菁華則輕裘緩帶雅歌投
壺之盛事不能專美於前而余益不測君異日之所至極矣於其
來也贈以斯文以爲之券焉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賈佩卿云茂美
似六一丰神

高密治河碑

昔禹跡東漸濰淄其道其時廣斥之濱豈無枝水細流貫午而東
下者非利害之大典册故弗詳也高密百脈湖塞後水絕其維河
乃爲患維車輞坊嶺錯處五龍柳溝界河之民昏墊離居莫或寧
息諸昌數縣山原客水奔會交灌如懸萬溜而射盤盪不能容又
不能洩漫行淫溢盡爲澤潏中丞泗州楊公憂之乃興徒役出帑
錢畀大令涂君往濬之不數月而告訖功鄉之父老相與進曰我

中丞來兩載於茲黃流循軌再不越軼客軍還轍亭障以綏吾儕
小人入而飢餒出而犂牡以餽婦子以醮甥舅咿咿睢睢居爲固
有耳烏知公昕衣映舖大屋渠渠布德垂惠其况瘁爲何如哉大
而遠者不可覩若茲河之畢役固勤動吾手足耳而識之目而營
之推公之賜無盡引之於此題刻以永嘉惠不敢自多而附於識
小之義報公之心其曷有窮紀公之績亦百數之一矣僉曰俞乃
伐石勒之河上

質先生云其風格似仿汴
州水門記而不襲其兒

農事譯叢序

今之策富强者皆曰工商與兵耳顧勝軍百萬無食則立潰雖般
爾之巧猗頓之富不資於物力無以騁其才是故農也者百貨之
根棋三軍之司命也歐洲地狹人稠其土不足以爲養故覃精制
作以求罔利於天下商旅所至兵力從之各國之拓威定霸多以

此而遠識者獨深贖危論謂樹藝不興牧畜不盛無以維繫國本
一旦有變其禍殆不可測亟亟然思退而爲隴畝之謀彼由工商
以興其務本計猶若此况數千年以農立國之華夏乎雖然農之
爲學也至難其講肄戒備於理化動植生計諸學皆有所資藉而
不可以漫爲其績效又非能刻期約日而驟獲焉者功名之士張
皇耳目之近利根本遠大之圖或不暇以爲亦其勢然與聞諸計
學家之言曰機巧智力凡人爲之事世運大同之後必將悉底於
平無復貴下之辨惟物產有無饒絀乃彼蒼所默定人智莫得而
施異時制最後之勝者將在天產獨饒之國斯說也非吾所能驟
冀然輒爲之神往也世之君子其亦有意於斯乎

秦苒生太守壽序

代

昔子輿詔齊以喬木世臣並爲故國之符驗夫才儻挺生何地不

有而其推重世胄如此抑何說哉蓋古者名卿大夫必謹彝教詩書軌物之則所由上繼父祖而下嬗衍其子孫以保世滋大者皆有法式儀範兢兢罔敢失墜而國家之治因之覽顏氏家訓諸書其義備矣是以三代設官皆以世祿降及晉魏門第之別尤嚴王謝子孫雖中落無寒乞相而唐之崔盧韋杜蟬僞委屬亦巨數百年雖勢地使然抑亦人才之機括也宋氏以還官多特起而士夫之約束子弟者猶不失先輩遺意輒近仕宦家不復留意制行後生承風蕩弛不檢曾不一再世而餘澤泯焉無遺禮法旣壞禍乃中於國家豈一日之故哉余自通籍來交遊公卿閒嘗欲舉一二賢哲家法以厲天下輒不數覲秦令崧年以舊識從余山左其言論舉止皆有矩度每歎異其才及崧年述其尊人苋生太守之行益知其淵源有自今之言人才者方汲汲以興教化抑知才之

成若否非獨柄國者所有事也士君子閨門之內所以長成若摧
抗之者其幾固已多矣然則安危所繫豈必歸諸廊廟之謀哉各
致謹其家人父子之閒而國祚之靈長固已基於是矣觀太守父
子而知子輿氏之言所見爲獨遠也崧年以太守壽言來謁余感
於近今學制之未備而世家之澤之曰微也書以貽之以爲國論
之一助焉

秦荒生六十壽序

代

處山砧水涯弋釣嬉遨之地極瞻聽盤桓之所適世故欣戚不一
櫻其心怡然以享壽者康強之樂此生人之上願不可必得者以
視塵壤閒焦勞煩役卒卒不獲少肆其意者其得失何如矣雖然
勇於爲者或譏之以爲天之宅斯民也固將授之任而責其所貢
之效者弛其任而無所效以塞責而竊竊然私自營焉於義爲不

諫於德爲不充不充不諫雖得抑微也然則有所效而休者乃可
語於此乎說者又曰效之與任接而時生者也任方未汔曷休之
可言是猶擲之弛者爾雖然效之義有紹有膺有肇不必一人兼
之也紹也者人開之而已嗣焉膺也者若人授若天命而躬實當
焉肇也者已叛之而竢諸後者焉紹者旣焉膺者饗焉肇者獲其
所歸焉可謂進有成勞退無餘責矣夫而後言適乃始居之無媿
色矣然若是者固不數覲偶一覲焉於其所願樂者又往往不暇
及也甚哉適之難如此幸有獲於此者其荷寵光篤祐於天豈復
有程格之可度量而凡塵壤閒焦勞煩役不獲肆其意者當之其
妬且羨宜如何哉秦令崧年從余官山左乞假歸爲尊人苾生太
守壽太守厯官燕鄂有能聲效施著白又有良子永其名烈所謂
任而效者於紹於膺於肇三者舉無遺憾年六十矣優遊鄉里壽

考康強之福方始未艾揆諸向所謂適者庶幾近之崧年行謁文於余余方羈牽人事未有息肩之會其於壽君情烏可以已也書

以乞之俾質諸太守焉

王古愚云此篇神格氣脈絕類先師之文本朝作者無此

周玉山制軍七十壽序

代

建德尙書攝治江南既三年事脩人和於是公登壽七十朝議方立憲法更新百制有詔移公督兩粵某等舊事公於山左者私幸朝廷之重倚賴公而公之祉福嘉麻曰蕃昌而未有已也相與竊議以致其驩欣頌禱之誠或曰凡人臣之焦勞以自致於國家者曰勛天與朝廷所以酌答其勞勤而貺賚之者曰福維公壯年既以聲績焱聞於時而秉心恬退不願多取榮寵於天陳臬畿甸遂乞休歸里就閑寂自憩勛福未極境不我假外釁驟臻兵交紛渫合肥李文忠公實當其衝復起公自助文忠時已篤老轉樞握紐

維公功爲多於是天子知公可畀大任授節巡齊擢鎮江表逢時
多虞公兢兢業業思惟國家藩維至計屢劾宏議載在耳目雖爵
位已躋曾不一日有其樂也今者國運淳新政法彪炳適我公治
成上壽之日重以門閥鼎盛子孫策名建業輝映一時底績受祚
實在茲日朝廷雖有移鎮之恩命意者公自今其永享福祚不復
劬勞如曩時乎或曰不然古大臣委身君國義無廻慮反顧是以
周公營洛有明農之說而卒不克踐俾士麥辭相歸邱告別先皇
而意氣激昂斐裒不忍別去豈不知宴閒之爲樂哉誼有所不可
也公之心固不敢以前哲所爲爲藉口然而朝廷簡畀之隆抑豈
謂但饗其利已乎蓋將有以重其責焉又安得當事之難而自顧
已私退然若無與也且上所由逡遁籌顧而卒以粵督授公者固
以憲政初頒南伯之任非公莫屬也夫東西國治法之美備不待

言矣然必民智與德二者皆足相副而後推行而無弊焉故以地方自治爲基礎民之度不及則歷過焉則折所由監之督之教誨整齊之使無過不及之差以中道而求孟晉者又非長官之明幹不爲功此中央集權之所由起也苟非方鎮之得人而恣民自爲憲政之良法美意適足資亂而已粵之東交通最早其民多外習易涉激進而粵西久亂初定程格猶淺譬之服牛驂驥兩力不均將以範我馳驅使循塗並進而無奔軼顛仆之患焉雖公之老於國事而洞習世變者其遽能勝任而愉快乎哉然則公之勛所以張大我國家弼成上理者固將於督粵焉要其終其福澤之隆雖負絕一時在公尙未可以安享也某等以爲然因敘述之以爲公

壽賀先生曰千門萬戶其營構之巧不易闕尋

段太夫人墓表

太夫人姓某氏江西永新某官某之女嫁爲某封秉鑑府君之繼室年二十一來歸旣通習女誡諸書明大義矣未幾粵寇禍起東南塗炭繼姑某夫人已篤老贈君又苦羸疾男子九人長者不及十歲太夫人扶持纒囊走避山谷閒或十舍重趼不得息旣而贈君棄養繼姑亦謝世太夫人排迨重喪偶旅昏嫁殖產教學兼人子人父之任垂三十年一筴一解皆自董治其後子友蘭以弟二人貢舉成進士典試閩中還迎養入都遇乃益豐未幾中日構難京師震驚官吏多徙家遠去太夫人蹙然曰君守社稷臣屬先行非義也獨不徙未幾而庚子亂作八國內犯兩宮出狩友蘭奉太夫人避居京西百數十里之上方山時太夫人年七十九矣前後五十年三遭烽燧之驚每念國難輒感激歔歔以龜勉事效報主知爲訓而神智由此寢衰其後友蘭典試陝西簡任泰安知府

調署青州府太夫人就養山左於其政績多所匡就光緒三十一年某月日以疾卒於青州年八十四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子某烏乎人情莫不思安而慮危而賢備之材多特起於艱難之會自洪楊倡亂中國寢以多故泊再蹶於外國而益亟迄今搶攘櫛卷未遽卽安太夫人雖耄耄康強門第殷盛然近百年來大變皆一身所親歷俯仰斯世其感慨爲何如斯亦可爲不幸者已然苟非所遭逢艱難若是亦安能使其子發名成業以文章政事立聲當世若斯之顯榮哉又烏得謂之非幸也邪友蘭以表墓之文來請因具述其始末以詔後且以慨世變云

王古愚云竟體堅卓不可及

送朱艾卿學使監督京師大學序

丁未代

凡具希世之略者必有高世之量夫鱸鮓在淵則舟楫爲之不靜及乎渤海之厓鼃鼃蛟螭萬怪皇惑而浩然莫測自若也豫章蔽

野則日月爲之不曜至於喬嶽之顛夸條連抱崔錯癸軌而森然
並育無害也何則彼其量足以容之耳是故斑文獬豸猛鷲無倫
然而造父馭之者神罄控之能也蟠木林叢坑衡間砢然而匠石
資之者工斧藻之方也自非意量度越尋常烏足當大任而不媿
哉事勢蕃殺之會庸流無能有所輕重而奇佞崛異之疇乃勃然
而並起無矩矱以約之則橫溢四出畸衰恣睢猖狂踰藉亂莫
知所底觀者喟然以爲斯世之禍釁迫矣抑知此豈其性本然哉
條理區處各得其宜皆足以黼黻乎鴻化顧操鑪錘之柄者何如
耳惜哉轉移風會之才之不易得也國家懲於外侮首立大學以
倡天下於是海內言學者蠡午而起連歲以來明效未彰而已不
勝其弊於是又爭以學爲詬病夫知學之弊而不求所以矯正之
策徒持之以相訾訾此懲羹吹虀之說也苟能者當其任必有以

異於此朱君艾卿以名進士提學山左余辱與同寮每傾服其雅
度頃被召入都監督京師大學臨別私用怏怏抑今日學界所謂
萬怪皇惑之秋也公以江海之量函之折其橫軼之氣偃其勃怒
之威泊乎無爲肆乎永歸將必有灑瀚潢瀆安翔而徐回者然後
縱之巨壑徙之天池以極其雲飛水擊扶搖九萬里之才此海寓
人才之至幸也余又安以別離爲恨哉

法政學堂講義錄序

代

今日法政之學之亟也無待言者也邨鄙僿野之人驟躋乎明堂
辟雍春容雅樂之閒則手足莫知所措胸息而不能以自安也而
況與之周旋上下相揖讓爲禮儀乎斯學之尤莫亟於官吏也又
無待言也車之碍也必治其軸舟之闕也必轉其艫今有乘廣於
此得善御者任之車中之人雖優遊而無與可也天下之勢何以

異此近者憂時之士每謂自上革新之匪易不如吾儕自謀之此
憤激無俚之言耳操權勢之便以矯切羣下風行草偃其捷有百
倍凡人者彼無奈官吏之不能何也乃佗僚灰心轉相置於無足
輕重之數耳爲官吏者其遂能濡需泮涖坐而甘此挪揄哉然則
賢有司於此其知所以自決矣山東法政學堂輯錄講義若干種
余爲題其首

武強先生所藏寫本宋人語錄序

武強先生以所藏寫本宋人語錄示闔生屬爲序寫本精好所錄
皆先儒師弟授受之要旨何義門王西莊皆嘗藏去有題辭良可
貴已世變日新而有道之君子獨斤斤於古昔所留貽若深愛惜
而思廢墜者何哉夫以進化之理言之苟其質不足以自存未有
不終湮棄者雖或私留焉無益也雖然物之生必肖於其先其後

以漸而滋異么幼苗發視本根幾不可以復辨苟從而察之其條脈枝系一皆有所承嬗遞變而無能特叛焉不有舊者新何以興甚哉往蹟之不可忽視也今之後生輒好訾議先人烏知所謂新學者固舊說之所包涵而孕毓也哉獨是蛻舊開新之事非資陶鑄不爲功闔生旣失學又久別先生進修之業宵焉無所藉考前賢授受之淵源蓋媿汗皇然而不暇爲它人多責也

廉惠卿編集國學教科書序

廉子惠卿取先君寫定尙書及點識論語孟子益以姚劉曾諸家評隲詩禮左史漢書等哀爲一册名之曰國學教科書行焉烏乎學校教科之難定久矣滅裂者遂欲刮絕古初一切取西人之說以爲快而先王之大經大本前載之典册高文概置弗顧焉乞鄰之醯而毀家之寶其得失不必辨或欲進莘莘學子相與汎濫乎

微學時日既不暇給而又非其心之所樂爲強聒而不舍亦安在
其爲益也廉子是編雖不足稱典要抑亦策時之上佼也夫

王古愚云均以

小篇取神而有精義遠勢不落熙甫蹈空之弊所以爲難

代李睦州答柳子厚服氣書

以下南歸作

某頓首子厚足下惠書良厚然竊怪足下徒矜夸其文詞而於服
氣之說則固未之喻也今不敢以氣術進請卽文事明之夫衆萬
之生莫不欲永其傳於久遠此人之情也子之爲文章者豈不曰
文所以信今傳後身死而名立使千載而下皆知有柳子厚其人
乎夫欲千載而下知其名曷若善葆吾生使延之千載而不弊哉
然則服氣者與爲文章者其用心一而已書云某自服氣以來兒
老而少驩愉不若前去年以是爲某病嗜何其責人而昧己也自
子之爲文章至於今十餘年焦心苦思窮力盡氣殫敝精神於其

道以視某之損於服氣者萬萬矣子亦知人之爲足下慮者何如乎夫事第問其義否耳若必快心悅意而後可爲勞心苦體而遂不可爲則是胼胝之聖賢不若膏粱之雙豎也子亡亦撲其筆研毀其文書回面汗行相與爲娛乎且無師不足以爲病也有唐百餘年來號爲文章者凡幾人一韓退之已耳一柳子厚已耳而退之固非吾子之師矣然則子之所從學者其碩師邪其非碩師邪文無碩師不害爲子厚服氣者雖無所師法獨何患於睦州哉自子厚爲文章以來身億而遇益窮名高而忌益眾凡其遷謫流離困頓而靡所屆者皆子之文章所以召之也今不亟思自反而顧嗷嗷以戒人誣矣吾見子之友與客與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宗族姻婭臧獲僕妾將胥吏等莫不日夜愁歎蹙頞相與語曰吾君徇其身於文字莫之掄可奈何雖爲子之仇者亦不願足下爲此

事也足下怡然自得而莫之顧也一李睦州之服氣何足以號於人哉睦州則有詞矣子厚一日輟筆不爲文則睦州之氣術亦戛然而俱止某白

賀先生曰廉悍
雋桀直偏子厚

孝子采廷傳

烏乎仁孝天性也而能自盡者鮮矣孝子名純禮字采廷庸也早孤則致力於其母得直必蓄旨甘詒母食他所必寘肉於其旁已而以歸獻母母病痿竟歲卧牀孳孝子左右扶持給事無方廁踰之屬必自洒濯之卽遠去夜必還就母宿母年八十八而卒孝子亦且七十矣母葬覆土墓上守卧不復去墓距家尙遠常昏夜獨往叢木閒颼風怒號天寒灑雪沒蹊蹠迷不識墓所在則縶澗長號呼母不絕往往以是得之又三年而孝子亦卒其兄子族老人桂辛爲余說其事云夫負氣任俠之士所爲非不甚難然其忼慨

以取名烈者特一瞬之間耳若孝子者積數十年之久以成其一瞬者也此其難何如哉世知一瞬之可貴而獨忘終身之慕者何也

王古愚云詞卓而勢遠歸劉諸孝子傳無此魄力

吳節母傳

節母張氏夫太學生某事翁姑以孝聞繼姑張孺人亦有節老而狂易失志節母將養無違某病割肱以進卒不瘳守節若干年教兩子光甲光申皆成立長吏以聞旌表如例光甲辱與闔生遊請文以記余來鄉里里中人稱述先德類多閨門之庸行無足異者而其風教漸靡乃能累葉不墜如節母比者甚眾抑何也世士稱說人往往侈陳可喜可愕之事以爲快夫可喜可愕之事無無因而致者也其平居之稽察旣顓旣篤固無閒於常變一旦驚叛事起率其恆度不撓不怠以持之成虧禍福紛乘鬪進不可億窮旁

觀不能者相與震駭眩疑而可喜可愕之名以起使其人之自言之固不知其可愕而喜矣道一而已所遇異斯名亦異焉惡有畸庸之辨乎若節母者獨庸德乎哉雖世之畸節瓌行其亦安能有尚也烏乎可以傳已

徐母許孺人五十有六壽序

徐君龍章以其母許孺人行義見示曰家母年十三來歸徐氏嫁幾年而先君沒持節若干年方嫁翁姑在堂姑姊妹娣姪在室食以指計者三百有奇家母壹接以恕和無踰禮無隙言家事甚苛繁肩任之無凌節生子男五人育字之無促齡無敗德而其衷之苦艱蓋不可以億計矣今茲母年五十六歲會徐氏續爲譜某不肖無以顯其親冀撥行實列之牒上以示後子姓請一言爲壽余曰然是足以載已世謂常人無奇怪難行之事不當輒託文字以

爲重而文士亦不得率應以自辱焉其說甚高余嘗以爲非也夫
文以紀事非務駭人也其事無可紀斯已耳紀其善以顯其親此
孝子之心也竭其才與力以答人之孝此爲文章者之職也將非
奇怪難行之事不足偉其詞邪此則秉筆者之無任矣夫秉筆者
之無任雖有奇怪難行之事又烏能託以傳哉且何以爲庸行者
地也今孺人之行庸行也而莫奇莫難於是矣吾文不足稱而不
敢嘿已者固欲明其義使世君子毋得過自矜重而俾一時貞人
潔士咸無所託以傳也則雖吾詞之不偉曷嫌乎子歸卽以壽其
親且以列諸牒可也

賀先生云議論警切
而用筆純在空際

叔母馬太淑人墓志銘

韓退之闢佛說者以爲僅得佛之麤迹而謝康樂王右丞蘇文
忠諸賢雖不奉佛皆能取佛之意以自廣故有焚頂燒指而無當

於佛之義者有飲酒食肉而自協乎佛指者信乎佛之說不可一端盡矣夫退之之闢者去人倫無上下蔑其天常有害於風俗教化此數者爲其不可之大者而已若乃解膠祛悖悲閔衆生之意無戾於聖人者固非退之之所惡也若謝王諸公者不持戒律不事熏脩但自負其靈明以懸託於佛之域矣抑知迹固麓矣苟舍其麓而不事而精者又何從見焉徘徊旁皇徒託空言以自慰不亦彌可嗤乎吾恐佛之徒之竊笑也烏乎如吾叔母之事佛齋明儼恪非但得其意而已而慈孝藹然旣無蔑棄倫常之失又倍篤焉斯退之之所不能非而康樂諸人之所不敢及者已叔母姓馬氏繼武公女先王母從兄子也十五歲來歸我叔父歛葬公至則致孝姑嫜王母病寒疾以身覆熨之至不寒乃已王父病割臂以進歛葬公卧病十年服食起居之節調護之無不至也子千里一

人女子子一人孫男女若而人保持煦育之恩湛澌之無不極也
內外宗兄弟子歿生死昏葬之需氾布之無不周也千里生三十
六歲子同生十五歲未嘗有飄風震凜之襲其膚墜葉驚禽之迹
響咈騷其心目者壹皆叔母之精慮所膠戾而固護也歛葬公在
時固已持齋勤佛事其後千里遊市上偶傾踣駭歸叔母大憂恐
稽顙佛前誓身皈依贖兒命遂不復茹葷闢一樓懸佛象晝殆徧
焚香諷經咒其中香燄氤氳窮日夜寒暑不絕音楮帛膏燭費以
千計不足質衣服釵珥所有物以濟之四方僧道士女尼到門求
乞者無不滿其望以去如是者近二十年卒不倦後歛葬公卒若
千年以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卒年五十有六子千里以知州
待選女半干嫁縣人府經歷姚茂誠孫在者一人同遠近姻戚及
僧道士女尼故嘗求乞滿望者皆流涕太息曰善人終矣叔母卒

後逾旬有五日而闔生遭先太夫人之喪方闔耗驚痛而已身爲
無母之人矣烏乎吾母窮困奔走周旋羈旅之日月以勤勞癘疫
促其生悔不可追矣而叔母閉門修養不預世事亦曾不獲中壽
抑獨何哉以叔母事佛之誠如此曾不少獲嘉應以示世學佛者
將何所藉而勉焉將生死禍福之故皆不足言而所以堅持不壞
者自有在乎非余之所能識也已叔母將以某年月日耐葬某所
歛葬公之兆闔生爲之銘曰

駭驚濤荒白日人跡其閒幻無極旣孝旣慈洽天屬挺棄旁餘歸

彼佛歿壽何常此其躅

賀先生云敘
事極酣恣

伯父少泉公墓碑銘

烏乎古今豪傑之士多矣至於阨窮而不遇則所冀者後世之名
耳若名實未加掩然黜沒其聲華而遽逝數十年之內後生子姓

不復能道其行實而況於苗裔遠人乎此尤繼世者所爲悼痛者
已我伯父少泉公鄉邑閒所稱道以爲豪傑者也少與先大夫同
學名字相上下而伯父鋒穎豁露尤爲衆所驚憚篤志憤學博覽
研精往往通昔不寐家貧撝野茹爲食拾薪煮藥奉親咸豐季年
遭賊亂徒步入京師應舉不中第其後數數應舉輒不中先王父
爲鄉里辦賊伯父奉母挈家室避難數徙水濱困甚同治初乃與
先大夫同入學爲諸生先大夫官深州伯父奉親就養家事大小
一倚辦治先大夫謀用訾財入官伯父重違親不願也王父沒奉
匱歸里名聲益震襮縣事族事成推祭酒其大者如公田宗祠皆
力任之沈毅勇略曹偶望風訕姦人結黨抗逆義劫情感咽息誓
從嘗被罔誣率率留禁官廨一縣大驚伯父視之恬如也然伯父
自以生平樸學偉才不能奮揚光顯以大有爲於世胥臆閒常湮

壹寃結至於骨肉隱微之際性情所在尤陰喝不可言先王父逝後王母亦繼逝伯父哀毀柴立加以憂勞身世之憤摧沮不自持戊寅己卯閒固已病矣猶彊起應鄉舉再遭斥罷病亦益篤光緒六年三月十一日竟卒年四十七既卒而先大夫及兩叔父皆痛哭失聲相與嗚咽言曰吾兄孝著於家義洽於閭黨雖困於庸俗而其精誠可以質鬼神格天日也奈何摧鬱竟死乎孝感李佛生先生與伯父初未相見及聞其卒哀悼至深作詩哭之曰古所謂不言成蹊者公之謂矣伯父配方宜人無子側室戴宜人伯父卒後生一子思及期而殤先大夫命以闔生兼嗣及闔生長聞家人鄉黨稱頌伯父不去口欲叩其詳而已不得聞矣哀哉伯父諱某字某號少泉縣學生山東候補縣丞始先大夫兄弟相約同葬一冢其後三十幾年闔生始以某年月日奉安伯父於桐城南鄉義

津橋南五里朱家灣曾祖考思貽公墓西百步先大夫之兆爰述
龕略用示後子孫銘曰

世係羈拔俗飛聿邁哉德內腓物四歸怪魅夷繁數奇鬱不熙奄

忽摧口眾嗟以祝尸訖孫來載此辭

賀先生云疏
蕩有奇氣

先妣行述

先妣姓歐氏生貧甚遭離亂不自存年十六來歸先大夫爲側室
入門深得先大母歡愛譽不去口先嫡妣性嚴厲而諸姊某素狂
易有心疾舉動非常情所能有先嫡妣逝後姊以寡居在家先大
夫不忍加戒救益諄盍無不至以故先妣自入門訖後四十餘歲
詆訶凌暴之聲靡日不沸於耳往往搥擊傷破至血流被體一以
茹忍順受閒嘗謂不孝曰吾辱困已甚擬求死者數矣所以隱忍
不決者徒以汝故耳又曰吾嘗渡大江中流遭詬諄方亟望江水

森然欲奮身入者念數廻也終以汝在我腹中鬱然而止庚子之亂姊始去吾家而先大夫避拳匪之難盡室流離不知所屆壬寅春先大夫被詔總教京師大學赴日本考詢學制先妣率婦子寄居保定先大夫向不顧慮家計東行之時無一錢半粟之儲爲私用者其後先大夫南歸故里倉卒遘病謝世不孝所生兩子亦同時歿先妣哀迫之情尤非人所堪任後不孝從今直隸總督楊公辟居濟南幕府月奉所入供養稍稍濟而先妣自持儉嗇一如平生時衣履食啖不肯少涉豐腆嘗曰人事不可知也脫有緩急不虞孰爲之計者持家嚴肅親友敬歎其後驟嬰大故而費用不至乏絕者先妣撙節之積也蓋先妣自始至今曾未一日舒泰方謂稍稍偃息仰酬夙昔之艱辛而已不逮矣哀哉先妣仁孝溫和慈恕持大體事先大父母勤劬盡瘁先嫡妣在時嘗有所不豫飲

泣於室顧見不孝在傍詞色若不平者揮淚叱曰汝兒子也我猶無怨言而何敢爾讀書何用庸不知有大義邪時不孝纔五齡耳自持極儉薄而爲義勇於棄財周給窮乏不可勝計撫卹僕媪備極渥厚有老媪相從最久謝去後歲以金資之至今不絕初不甚知書以教子故日夕誦習久之遂通文義尤喜西國新學新理媪媿不倦在保定濟南皆欲勗立女子學校躬自督教之規畫井然以移去不果就又勗辦女子國民捐出五百金爲之倡欲徧謁當世大人閭閻一如西國教師傳衍道法者苦口勸說綮錙以成鉅數嘗其畫議時常數夕不遑寢安徽鐵路招股皖北水災募賑皆令不孝節縮日用各以數百金助之臨事立斷不苟不孝月奉百金主計者或誤投以千金之券不孝白于先妣請待其人來還之先妣亟曰不可彼誤者不自察而安得來前失此九百金幾何

不遑遽且死者亟跡予之勿失也喜識交中外賢達與英國女士
高安慈廷粟齋太守夫人金壽民大令夫人交尤至曰閨閣中鮮
知義理者三君皆明達人也到濟南謁見楊公夫人往還甚洽告
人曰夫人接人和第位高吾不敢求親暱耳及逝後高女士聞之
歎曰天國中人也濟南學師日本博士內堀君亦稱爲文明國貴
婦人概其訓督子女隨事指揮皆有法度不孝幼時少侍父多侍
母性行知識先妣之教爲多也其它懿德嫩行苦由中不能備述
先妣以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壽五十有四生子女各
一人女字桐城姚永棠以不孝得官三品銜選用知府誥封淑人
晉贈夫人不孝男闔生泣血述

北江文卷第二

門人
張慶開校
賈應璞

